



中條山的夢

趙儷生 著 海燕書局刊行



夢的山條中

著 生 儷 趙

廣 著 燕 海

1950

序

從一九三八年春到一九三九年秋，我曾經在山西夏縣擔任過『夏縣人民武裝自衛隊』和後來由牠合併了晉南其他六縣的人民武裝而組成的『第二戰區政治保衛隊』第三支隊的連政治指導員。這支隊伍，也正如『決死隊』一樣，是在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領導下的一支抗日新軍。在那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裏，我親眼看見了我們的部隊從烏合之衆的狀態，通過了政治工作，變成了一支有相當堅強戰鬥力的抗日人民武裝。

後來我因為支持不住疾病的纏累，不得不退到當時『逆流』力量已經開始生長的陝西，到乾縣去教書。在被監視與幾乎每封來信都被檢查的迫害下，只好撥脫了一切的活動，抽取出寒暑假的空暇，打了好多通宵的夜工，寫成了這樣的一本小說。在小說快寫完的時候，『逆流』已經洶湧起來，山西的舊軍開始向新軍進攻，我們的原部隊已突圍向晉東南去了。聽說，有不少當初一道工作的同志，犧牲了。因此，我寫完此

書時的心情至少是這樣：這本小說總算替他們底不朽業績，做了一番報告與存案吧。

小說寫成後，首先寄到重慶當時『軍委會』的『文委會』，請沈雁冰先生設法出版，但稿寄到時，沈先生已去香港，稿子退回了。等打聽到沈先生香港的地址後再寄去時，又恰恰遇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稿子燬掉了。等沈先生回到桂林，蒙他又來信要稿子，於是重膽一份寄去，結果格於檢查，不能通過，反有被檢查機關扣留的危險，據說幸虧熊佛西先生給要回來了。對日快勝利時，蒙章靳以先生介紹刊入『抗戰文藝』，目錄在報上已刊布，刊物卻始終沒有出來。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又蒙鄭振鐸先生編入『文藝復興』，作了兩期的連載。（當時發表時，用的是筆名『馮夷』。）從寫完到印成鉛字，整整費了六年的功夫。現在又蒙王任叔先生介紹到海燕書店來出版，等印成書本時，上距脫稿已將近足足的十年了。

在這裏，我願意寫下我對此書的自我批評。我覺得這本小說，基本上說還是要得的，因為牠的作者曾以自己親身工作中的體會爲出發，企圖去盡量忠實地報告一下抗日戰爭初期中一個較典型戰區裏一支小小人民武裝的成長。而這一任務，據作者自己

的體會，基本上還得算是達成了。但無可諱言地，牠有着許多毛病。如：（一）在寫作的當時，陝北整風運動尚未展開，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尚未發表，爲工農兵的文藝方向尚未明確，而我又是一個知識份子出身、學習了很不算少的西洋文學名著（特別是法國的福樓拜和俄國的陀斯妥夫斯基）而又接觸了很不算多的工農兵生活的人，故在小說中顯露了唯美氣息的西式句法的寫景與大衆化的對話互不調和的缺陷；（二）我寫作的當時才只二十三、四歲，經歷人生不够深，寫典型的技術太差，故在小說中僅僅把一兩個反派人物寫得還稍有面目，正派人物則幾乎完全寫成『差不多』了。其他的毛病自然還多，然其迴迴大端而爲作者本人所理解到的，是如此。謹寫在這裏，敬候讀者們的不棄指教。

寫着這篇短短的序言，我不禁想起了當年我們一同在中條山工作的同志，除了我的妻始終生活在一起外，其餘都已天涯海角了。一九四八年秋，我從中原到華北經過晉東南的晉城時，曾邂逅到當年我們的政委劉裕民同志，（那時他是晉城的專員，）我把稿子給他看了，他說這稿子引起了他不少的回憶，並發覺當年工作中錯誤太多，

（如用體罰對待漢奸嫌疑犯，以及不能很好地組織鎮壓破壞份子等等，）同時也感到今天我們的經驗已豐富得多，偏差和錯誤已少得多了。最近又從報上看到，當年我們政治部的組織科長孫雨亭同志現在已在西南大行政區擔任了民政部副部長的職務，可見他是經受了更艱苦的鍛鍊、有了更好的工作表現的。刻下此書在出版前，已來不及寄他看過一遍了。其餘當年的戰鬪員和指揮員同志們，凡未犧牲的聽說都在陳賡將軍的部下，在雲南了。身在東北，遙念西南，特別是在這戰爭販子們又要掀動新的戰端的今日，在校完這本小說之後是不能沒有感想的。十年以來，中國人民已站起身，中國人民的武裝已壯大堅強了不知道多少倍。當年日本軍閥曾吃過我們那支小小隊伍的不少苦頭，那麼像今天假如戰爭販子們當真敢於挑起新的戰火的話，像現在身在西南的我的那些戰友們會給他們吃多少苦頭，是不難臆測的。

最後，謹向上述對此書出版曾給過幫助的各位前輩先生們致謝！謹向在大西南保衛着祖國邊疆的當年的戰友們致敬！

趙儷生

一九五〇年九月廿七日，長春市。

笨鈍的雷聲拖着陰霾，退過山的那一面去了；這裏，給留在山原、林木和村屋上的，卻是被那突然襲來的冰雹和風暴在短短十幾分鐘之內造成的難以磨滅的痕跡。

即便是頂茁壯的玉蜀黍的莖，也都斜倒得離地面只有很小的距離了；像孕婦肚皮樣隆漲起來的苞穗，深深陷進了泥濘。在菓地裏，就是結在最蔭蔽的枝葉間的林檎或是花紅，都給冰粒和大雨點完全沖洗了臉上的浮霜，現在，她們是在爲了被暴橫者剝奪了的光豔的顏色而哭泣，而戰慄着。瓜畦裏，鬆軟的泥土統統給捲起來，也許是給

濺了起來的，掩蓋了瓜的蔓和葉；碩大的瓜也僅只給剩下半個臉孔，在癡呆地望着一切受災的隣人們……

幾分鐘前，給這不祥的突變所震懾，躲藏在窖洞角落裏的人們，現在終於敢用戰抖的手，打開自己的門窗了；但一等他們發現牛棚不見了頂角，或是誰家的草垛卻有半個在自己院子的水坑裏漂着的時候，人們又不禁緊緊地牽住各自孩子的手，在用聽不見的話語禱告了。像給這禱告召致來似地，遠近的牆屋倒塌的聲音回答着人們的虔誠。

——哎呀，老天爺，這已經够嘍哩……唉，唉，光是鬼子的糟害就儘够俺們受的嘍哩……

然而，山洪卻又爆發了！

在白沙河乾涸的河床裏 洪流彷彿潰兵似地捲着山巒上所有的泥沙，奔騰下來了。雖然那泥渾的水濤跟從前乾涸的河床從遙遠處看來很難找到明確的不同，但那轟隆隆的聲響，卻分明使村莊裏的人們再也難於鎮壓自己心頭的悸動了。

但……

但，……一等那七月天火般的太陽，這兒那兒突破了舊棉絮似的陰雲的罅隙，重新把那炙熱的光射到大地上來時，人們才像發現了奇蹟一般，覺悟到那冰雹的災難也不過是一時的。於是，荷着鐮刀和筐的漢子，停留在門口，呆望一會退過了山去的陰霾，（他知道在那塊陰霾的籠罩下，人們正在忍受着怎樣的情景，）之後，越過倒塌了的牆邊走向田野去，在那裏，野草跟田禾正在做着生長的競賽。

田野裏，水汽在悠悠地蒸發着。

那面，靜靜地躺着中條山。她那起伏的崗巒，帶着在暴雨的揮灑下越法蒼秀了的林木，凝眺着鹽池的湖水。在人類的腦子可能記憶的任一場變亂裏，山總是平安地、鎮靜地、用藹然的輪廓撫慰着人們的心。但有時，她也會給人帶來驚悸和恐怖。……像這次，當人們抬起頭來的時候，山便給予了每顆心以新的不安了；因為在她那顯明的山道上，正有四匹馬馱着灰綠色的身形，用並不緩慢的速度向山下馳來。

自從一九三八這暴亂的春天開始以來，在短短不及半年的日月中，住居在三角地

帶裏的人們，已經給訓練得有如兔子，不，簡直像鹿一般地警覺了。只要在四週的景物中，被偶爾看到（甚至只是被嗅到的！）什麼異樣的朕兆，人們便立刻拋棄了鏟和鋤頭，瓜筐或者菓擔，有時連旱煙管都隨手摔掉去……只一股勁兒打着彎腿子往各自的家屋中飛奔。

越過了注滿山洪的白沙河砂礫的河床之後，那四個騎者不約而同地鬆弛了口韁，馬聳起耳朵來表示已經知道了山路的窮盡，一面開始在平原的泥濘道上，小心防避着前失。從路邊沿俯倒的田禾中，散出一股被雨水引起的發霉的味道，聞到了這，馬的鼻子便劇烈地張縮着，步子更加放慢了；於是，這又引起了鞭梢抽在毛皮上的清脆的音響。

在泥濘道上試探地跑着，那頭前的馬突然給勒住了，在同一瞬時，那有着猿猴般身手的騎者已經跳下鞍子，在選擇好做隱身的樹後瞄準了手槍。被這動作怔了一下的其餘三個，也迅速地跳下了馬。

向着高粱地的幽密處，那瞄準手槍的人喊道：

『幹啥的？趕快出來！——要不我就打死你個狗日的！』

那裏，的確有一個蹲伏的身形。一等他蠕動着走出高粱的叢藪時，人們才看清了，那是一個戰抖着的莊稼打扮的人。

四個人取包圍形勢，攏近了去。

『幹啥的？趕快說！』

在四個人的威逼下，那人張開了嘴：

『啊唔……啞啊唔……啊唔啊唔唔……噢噢噢噢……』

同時，用手做着割草並且往筐裏安放的姿勢；他又翹起大姆指連連拍着自己的胸口，指指別人又指指自己。於是——

『啊唔……噢噢噢噢……』

『哎——原來是個啞叭，』有人這麼說。

『不見得吧！』頭前的人反對。於是，拿手槍指着，更加逼近去，他問道：

『喂！你是個啞叭嗎？』

被問的人露出了笑容，同時還把指了指嘴的手不住地搖擺着。

『那麼你在哪一村住呢？』

被問的人翹起脚跟，用手指畫着東北方遙遠的天際，嘴裏又『噢唔噢唔』地叫着。

『那麼，你的通行證呢？』緊接着問。

被問的人擺起手來。這次臉上的喜容收斂了，代替了的是恐慌的表情。

『馬裕祿！給把他捆起來！』中年人命令着，並沒有收回他的槍。但卻轉過去向另一個人說話了。

『老林，這準是奸細，給日本鬼子探聽消息的！』他吐一口唾沫繼續說，『他媽啦個屁的，嘴不能說，可是耳朵能聽，你想，有這種道理嗎？』

『不光這一點呢，』青年人接口了。『他既是別處人，怎麼不帶路條呢？剛下過了雹子，可是偏偏到這條路旁邊割草來了，你看巧不巧？』

這時，那叫做馬裕祿的勤務兵，已經用那從啞叭腰裏解下來的腰布捆住了他的手
臂。

『這幾天這樣的好細給碰到不止一次了！他們日本老子也太混球，叫他們統統裝扮成啞叭，難道怕我們不容易認出來嗎？——真是。』

說着，把手槍插回去，向勤務兵揮一下手，說：

『把他帶上，走吧！——叫他走在頭前！』一面向着裝做啞叭的人，『反正到了支部隊，我總得把你這啞叭病給好好地治一治呢！』

給細着手臂的人，仍不斷地一面走一面『噢唔噢唔』地嚷着。下剩的人統統拉着馬跟在他後邊，但沒有一個人跳上馬背去。

走着走着，談話可又開始了。

『哎，老林，我一下子想起來，沒有開戰以前我們對於抗戰的想法可真够荒唐哩！』

青年人抿着嘴笑着，問道：

『那時候你怎麼個想法的？』

『啊哈！』中年人用一副武人常有的狂歡的表情說，『說起來，那真是一個大笑』

話。我那時想，日本鬼子他有一天打進了內地，四面八方全受咱們中國人的包圍，咱們抗戰就像甕中捉鱉似的……哈哈……那簡直再容易也沒有啦！」

沒有等待別人插嘴，自己又補充下去：

「可是事到如今怎麼樣呢？眼前就是：敵人的軍隊和漢奸幾乎把我們包圍得像甕裏的鱉了。」

這次，青年人接嘴了：

「你那麼傷感中什麼用呢，老王？你須得知道：只要我們主觀上不想當甕裏的鱉，只要我們大家一心一意地團結起來，那麼這次抗日戰爭到底還是在中國地面上進行的哩：所以，當甕中之鱉的，必然還是我們的敵人，而不是我們！」

中年人笑了：

「團結嗎？哈哈，光看咱倆倒是團結了！如果一個支隊長跟他的政治主任再不團結，那還像個啥話說呢？可是，老林，你去問問前頭走的那個啞叭，他也是中國人哪，他跟你團結不呢？」

啞叭在一條壑的邊沿上走着。

『那當然——』正在滔滔地說下去的話，給突然的意外阻住了——那在壑的邊沿上走着的傢伙猛地摔了一跤（也不曉得是故意做出的還是怎麼），掉進深壑的最底下
去。

一瞬間，那裝做啞叭的莊稼漢的身形，已經消逝在溝壑的拐彎處。上邊的人們都
呆着。——足足有一分鐘的沉寂。

『我們追去，』一個勤務兵這才突破了沉寂，抱奮勇地說。另一個勤務兵也同聲
地附和着。

『算啦，算啦，我們還有正經事呢。現在我們都把傢伙預備好，圈他一圈；他狗
日的總得出溝來吧？只要他一露頭，咱們就叫他一排子，打着打不着，咱們就回支部
隊去啦。』

『對。』人們譁然地應諾着，一面散開去各自找尋蔭蔽。

當支隊長慣於作戰的目光一發現了那個僵僵的身形在壑的開口處起始幌動時，他

那支烏油的頭把盒子的口便憤怒地發出了第一粒的子彈。接着另外的三支槍都一齊應和着。受到七月天窒息的大氣的阻力，子彈嘔嘔地怪叫着，像什麼野獸的叫嗥。

驚人的事發生了：從菓樹的蔭蔽處，槍聲開始回擊了！

更驚人的事：從子彈的聲音斷定，至少有兩支槍在回擊。

『真倒霉！』支隊長狠狠地吐着口水說，『今天叫我們放走了一個漢奸，卻引來了漢奸的便衣大隊啦！』

跟着對方身形的消逝，回擊的槍聲也停止了。

『這怨我們太大意了，我們先就該搜他一搜的。』

政治主任的話，誰也沒法反駁。

重新騎到馬背上的人們，眺望見從前邊的村莊裏，有不少灰色的點在向這邊蠕動。

『看呀，特務中隊開上來了哩！——大概是聽到了槍聲吧。』

走得較攏來，果然是特務中隊的一個分隊。分隊長老遠的就敬着禮說：

『道是誰，原來是支隊長和林主任下來啦。——出了什麼岔子？』

『沒有啥，沒有啥，捉住一個漢奸又給狗日的跑球啦！』支隊長說，『可是，請的人統統來齊啦嗎？』

『差不多統統到啦，區長，縣長，專員公署的祕書，農民救國會，商會，青年救國會……統統派了代表啦。嘿，有的天剛亮就來啦，也不曉得信上噫說的，他們老打聽請他們來幹嗎的？我說，甯說像我這大兵頭子，就連八大處那當官兒的，都不準摸得清楚哩……』

支隊長哈哈地笑了。

『幹什麼嗎？告訴他們，我要請他們到野女人屋裏打茶圍哩！』
每個臉孔上被引起着木然的笑容，人馬一齊向那邊的村莊攢動了。

二

在另一村莊中一個老財家精緻的院落裏，佈置着林中隊長新婚的家；這時候，正給一種劇烈的嘈鬧，吵叫，謔罵跟抗戰歌曲夾雜着淫穢的小調的聲音充塞着。